再现抗战时期文化坚守的力量

——记作家张庆国和他的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

张雪飞

可能连作家张庆国也没想到，2023年冬夜，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会催生出他的一部着眼于“大后方的文化抗战”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

为了写作这部作品，张庆国专门拜访抗战史专家，收集、研读上千万字史料，并乘坐火车，纵贯中国，从北到南，行程一万余公里，踏访全国15省25地，深入档案馆、研究所、纪念地及相关高校，爬梳史料、实地采访，挖掘整理了大量鲜活动人的历史细节，通过生动翔实的史料与文学叙事，描摹了西南联大师生及中国文人在战火中守护文明火种的壮阔图景。

“文化是一种态度，它表明人类在认真生活，反省存在的意义。文化还是人类生活的灯塔，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依靠智慧和思想凝结成的文化来指引。”张庆国说，“写这部书，我研究了人类生活与文化的关系，获益很多。这是一次艰难而美好的经历，写作帮助我成长，将给我带来长久的激励。”

“凡是写到的地方必须到达”

“张庆国，昆明人，云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滇池》文学杂志原主编。发表小说及非虚构作品500余万字，出版著作40余部，曾获十月文学奖、中国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

这是张庆国现在通常印在报刊上的简介，但我同他的相识，却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那时我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课余喜欢写小说，《滇池》杂志也是我投稿的刊物之一。张庆国当时任《滇池》主编，我记得他看稿很认真，每次他都会对我的小说提出非常中肯的意见，有时阅稿意见会写满几页信笺纸。这是一位待人真诚、工作敬业且认真的刊物主编——这是当时我对他的主要印象——尽管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未曾同他见过面。

果然，张庆国这种待人真诚、工作认真的特性，在面对一份约稿时，又表现得淋漓尽致。

20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给他打来电话，约他写一本书。

“我很感动，也很惶恐。”张庆国说，这是一部文学图书，它的背景是悲壮的中国抗战史。“韩敬群先生约请我通过这本书，讲述国破家亡时中国人守护文明的故事。文化活动我最感兴趣，也最能理解，但历史让我敬畏，很少触碰。”

作为小说家，张庆国认为历史非己所长，他更熟悉小说虚构。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信任，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一番思索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抗战大后方的中国文化活动，就是战争时期人类文化的存续事件。“任何时刻，人类的文化活动都不会终止，后人应该追溯这些伟大的经历。”具体地说，他觉得应从人物去着手写作。心中有底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

在有关人士的引荐下，他首先采访了专门研究抗战史的历史学者齐春风。齐春风慷慨地把自己收集的史学资料给了他。研读完这些下载了好几天才下载完的资料后，他又购买了三十多部人物传记，花了半年多时间，把全部的历史资料“啃”完并清理出相关线索。

案头工作做得很充分了，该怎么写？“我不会抄资料。凡是写到的地方必须到达。”这是张庆国在写作之前给自己的清晰定位。

“清晨8点的火车缓缓驶离北京西站，穿越河北平原，先去山东，再过安徽，最终将把我送到江苏省的南京市。”后来，张庆国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回顾自己开展的首次田野调查之旅。

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张庆国曾拿出速写夹画画，但更多时候，他注视着车窗外飞速后移的行人、汽车、公路、房屋、树林、田野和远山，他觉得正是这些，构成了人类的欢乐与悲伤。这正是文学需要着力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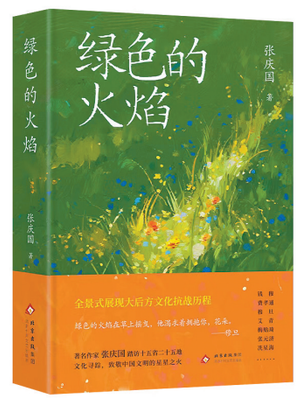
从北京开始，张庆国从北到南穿越几十座城市，开展了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他拖着一只行李箱，箱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从北到南地行走。“我像一个抗战时的流亡文人，只身出发，慌乱辛苦，随时调整行动计划。”张庆国说，“为了保证与大地接触的实际感受，距离较远的出行我全部选择火车。”

为了随时记录下沿途的见闻和感受，不论是在火车的车厢座位上，还是街道旁的石礅，抑或是江河边的空地，他会随时坐下来，埋头在手机上写个不停。但这还没完，每天晚上回到酒店房间，他都要打开电脑写调查日记。三个月的调查结束后，他写下共15万字的调查日记，整理出50万字的现场录音采访文字。

丰富了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维度

“非虚构文学写作，要突出实证原则。我长途跋涉，行走半个中国，就是为了到达所有文中将会写到的事件现场，看到实物，即使是已经变化的现场，对我的写作也很重要。站在那个位置，我的内心会有触动，捕捉这种情感并加以较好的表达，是写好本书的关键。”当问及在写作《绿色的火焰》时，为何要开展如此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张庆国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从西南联大师生徒步千里的文脉长征，到惊心动魄的故宫文物南迁之旅；从穆旦在颠沛流离中写就的诗篇，到延安鲁艺响彻黄河岸边的歌声……《绿色的火焰》全景式地展现了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与精神高度。该书以文化存续为核心，涉及教育、戏剧、音乐、文学、文物迁移等广泛领域，对抗战时期文化活动当事人的生命史、家族史，情感和思想活动以及大后方多地的地方志、地方风俗习惯，进行了细致书



写和追忆，全面展示了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抗战中国。

《绿色的火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8月29日，北京和昆明两座城市南北联动，同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会场，作家张庆国，《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围绕新书展开探讨；在昆明会场，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理事龙美光，全民阅读推广人周颖进行深度对谈。

专家们认为，作为一部全景式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抗战全貌的作品，《绿色的火焰》选题新颖、内容扎实，丰富了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维度。全书共分“思想”“声音”“杏坛”等7个板块，通过“史料骨骼+文学血肉”的独特写法，将钱穆在荒郊撰写《国史大纲》、梁思成在野外测绘古建筑、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等散落的历史碎片连缀为立体画卷，勾勒出中国文化人守护中华文明火种的自觉意识，呈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山河破碎时的文化大义与民族气节。

专家们认为，《绿色的火焰》还有以下鲜明特色：一是创新了一种抗战文学写法。常见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多聚焦军事战线，但该书从抗战后方文人和文化活动的角度，全面叙述壮烈而艰难的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二是采用作家亲历寻访与历史事件追述交叉的互文式表达方式。作者写了大量寻访调查日记，记录了自己的行程、历史遗址现场面貌和自己的感受，这些日记中的很多文字穿插于各章节文本的历史叙述中，历史和现实相互映衬，让冷冰冰的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具有了温度，产生了良好的互文效果，扩大了文本的空间感与形式感。三是思想深刻。全书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从战争时期人类文化如何存在与延续的高度，来思索与表达抗战时期中国后方的文化活动。四是知识点较为丰富。全书贯穿了大量中国近现代史、音乐史、诗歌史、戏剧史、故宫史、现代大学教育史、现代文化思想史等丰富知识。

“一个小说家写出的非虚构作品，跟别人会有不同。”张庆国以小说家身份写作的《绿色的火焰》，其文体产生的差异性、独特性也被专家们关注到。“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小说家出色的文学叙述能力，体现在《绿色的火焰》中悬念设置、人物刻画、场景描绘及个性化的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升了全书的文学品质。”

书名《绿色的火焰》，出自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春》中的诗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火焰与春草合二为一，它们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华民族永不熄灭的抗争精神。专家和读者认为，《绿色的火焰》从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维度出发，让历史和现实交相辉映，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使文化先驱的精神内核得以重构和延续，将使今天的人们从中获得阔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新书架

《临沧记》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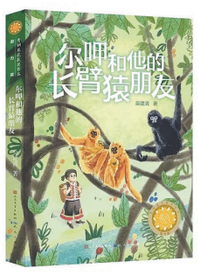
雷平阳随笔集《临沧记》，近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临沧记》是雷平阳以大地书写为趣旨的最新随笔集，是其“澜沧江随笔系列”中的又一力作。同时拥有诗人和田野考察者身份的雷平阳，再次为身处澜沧江中下游的梦幻之地临沧铸造语言的秘境宫殿。面对一个在野性和灵性杂糅中不断生长的方志之地，雷平阳将田野调查中的游历玄思和诗意笔记，与澜沧江流域的自然奇观、民间心灵史、茶人秘史，转述中的民族叙事长诗等等融合在一起，形成边界模糊、持续变奏的转述文本。灵性意味、戏剧性事件、起源性史诗、超验结构、智性凝视等等，将是理解雷平阳《临沧记》的关键词。

雷平阳，诗人，散文家，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现居昆明。出版作品集《云南记》《出云南记》《送流水》《基诺山》《旧山水》《鲜花寺》《修灯》等四十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诗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钟山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黄立康

《尔呷和他的长臂猿朋友》出版发行



作家吴建清新书《尔呷和他的长臂猿朋友》，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天天出版社联合出版。

《尔呷和他的长臂猿朋友》是一本既有文学性、趣味性，又兼顾科普性的动物小说。作品以尔呷一家人保护无量山长臂猿为主线，将无量山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山里人的日常生活、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古老传说娓娓道来。少年尔呷从开始抱着好奇、想要和野生长臂猿玩耍的心态，在观察员父亲和其他科学家的影响下，逐渐明白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真正含义，成长为一名热心、专业的小讲解员。

吴建清，女，云南普洱人，在国内多家杂志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长篇小说《高考家庭那些事》售出影视版权；著有长篇网络小说《双廊我的客栈我的爱》；作品曾获《人民文学》第八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散文佳作奖；2021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获第二届谢璞儿童文学奖、2021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第三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第五届“青铜葵花”奖。

黄立康

“发现云南”丛书4本新书出版发行

“发现云南”丛书4本新书《小河淌水》《山水香格里拉》《茶山景迈》《茶马古道》，近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发现云南”丛书目前已出版《青铜古滇国》《纳西东巴文》《会泽斑铜》《五百里滇池》等书籍20本，书写云南的山水自然、历史文化、人文风情、艺术工艺、风物特产、奇闻趣事等内容。此次出版发行的新书，一书一专题地为读者提供发现云南、认识云南、了解云南的全新视角，满足读者多维度阅读云南的需求。

作家陈泽著《小河淌水》，以温润鲜活的笔触生动呈现云南名曲《小河淌水》的故乡——云南弥渡的独特魅力。范建华与汪榕合著《山水香格里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景展现香格里拉的自然奇观与人文魅力。书中既描绘了雪域高原的壮丽山水，也记录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温暖图景，更以独特视角呈现雪域美食与民俗风情，带领读者走进这个人与自然共生的秘境。哈尼族作家黄雁著《茶山景迈》，以文化散文的笔触，全景展现景迈山古茶林作为全球首例茶主题世界遗产的独特魅力。丽江作家木祥与成俊合著《茶马古道》，以丽江茶马古道为脉络，生动再现这条千年商路作为普洱茶运销之路、文化传播之路和民族交融之路的辉煌历史。书中既呈现了滇藏线及分支线路的壮丽风光，也揭示了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不仅是一部茶马古道的百科全书，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商贸与文明和谐共生的佳作。

黄立康

娜嬛撷珍

闲说喝茶

熊清华

当下，喜欢喝茶的人越来越多。是爱好，还是时尚，我且不妄作评判，但有一点，喝茶肯定是有所裨益的。在反复啜饮和回味的过程中，喝茶会带给我们一种在别处不能找到的感受、启迪和认知。

于我看来，喜欢喝茶的人，倒未必就有智慧。但一说到茶，爱茶者眼睛一亮的同时，就会详说茶道，尤其是对自己心仪的茶品更是侃侃而谈：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峨眉竹叶青、庐山云雾等等，茶品牌和茶的特性信手拈来；祁门红、滇红、昌宁红……对红茶的品牌如数家珍；白毫银针、白牡丹、政和白茶、福鼎白茶，说得叫人心驰神往；湖南黑茶、云南黑茶、泾阳黑砖等黑茶品牌，会让听的人置身云雾；乌龙茶家族以及主要分布于广东、台湾以安溪铁观音、大红袍等为代表的青茶，一讲就让人不见头尾。还有这些年深受人们喜爱的普洱茶，更是出现了一大批饮者和研究者。普洱茶出产的山头、树龄、古树、工艺、汤色等等内容，爱茶人都可悬河以诉。

爱茶者未必就是大富大贵之人。其实，茶这个东西，那是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喝法，各有各的滋味。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每一个茶人都是一个独立、真实的自己，你可以喝你的嫩芽，无妨我喝我的粗茶。茶，就是那不同人、不同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一等一重要的存在，而每个茶人都一定会找到自己偏爱的那款茶。

乾隆皇帝可以用扬子江心水，沏蒙顶山上的茶细品慢用；杜甫在傍晚可以“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元稹可以在品赏清香袅袅、优雅动人的佳茗时，口中吟吟有令：“茶。香叶，嫩芽……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白居易可以凭其所好：“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苏轼在路途劳困之时——“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在悠然之处——“且将新火试新茶”。那广大老百姓呢？我国古代文学瑰宝、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就记载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已知茶、采茶、制茶、饮茶的诗化故事，并熟知茶叶作为饮品的清新香气及其功效。《小雅·华黍》中就说“山有橘而枳，水有桂而槐，俾尔茶中，肆其馨香”。而且，人们可以尽情享用，如《大雅·蓼莪》中所载：“蓼萧七采，蕴藉德音，饮茶饮水，恬然自适。”可见，茶中自是各得其所，各有其乐。

喜欢喝茶的人，倒未必就是那么高雅悠然，行事讲究，但一遇到茶自是仪胜一筹，他们看似悠闲，实则是在认认真真地珍惜这转眼即逝的分分秒秒，在生活上——尤其是在饮茶上——那是一点也不将就。他们对生活的那份情那份爱，在茶香的飘逸中、在饮茶宁静的氛围里一览无遗。他们把各种茶叶要求的适当温度的热水注入茶壶，茶与水相见的那一刻，看作是许久不见的知己重逢。茶叶在水中翻滚、舒展，那就是一幕激荡人心的生命之舞。记得2019年5月我在杭州西湖边饮明前龙井时的一首小诗，说的也是这种意蕴：龙井茶自小山坡，友邀品鲜湖畔坐。水茶相见杯中舞，人情投缘苦也乐。茶无留心不自责，人有在意悟且多。等闲识得人生味，酸甜苦辣都是歌。

是的，茶人在闭目品茶的那一刻，感觉真是尘嚣恍若隔世，心情骤然升华。这要说是高雅，也是。喝茶极为普遍极为认真的广东人、四川人有一句话说得好，“用一杯茶去开启美好的一天”。的确是这样，早晨起来一个人或去茶室或在家里，窗前悠然一坐，沏一壶茶，看着窗外的世界，轻轻喝上一口，那是何等的享受。空气中袅袅的茶香，顿时在舌尖交织、在味蕾绽放，岂不让人活力平添，神清气爽。喝茶的人，讲究的就是这一口，一天的第一口。你说讲究，这也是讲究，但肯定不是“将就”。静心独处品茶的过程，说是喝茶也不完全是喝茶，我觉得是在体验每一片茶叶的特殊气息，去品味生活的美好与真实，去享受平凡的日子及其安逸自在，去感悟时光的恬淡与珍贵。难怪钱杏邨先生说：吃茶是享受自己，也是装点自己。

随着午后时光的来临，茶人又迎来下午茶的美好时光，三五好友茶席一坐，沏一壶新茶或是陈年普洱，冲壳子，摆龙门阵，聊聊天，分享一下生活的滋味，品味一下百味人生……要的就是这份舒畅，放松，悠然，怡心，淡定。也许，相互的生活追求就在这清香悠远气韵的飘逸中不断清新脱俗，相互的生活态度就在这甘甜醇厚的回味中不断精进完美。聊天伴着茶韵，会给你一个快意的心灵感受，哪怕只有一次。

确实，每个人静静地抚握着自己心仪的茶杯，静看茶叶在杯中悠然舒展，轻柔舞动，闻闻它从飘动曼妙的云雾中带来的特有馨香，那些过往的酸楚、郁闷、纠结，也会在此刻的宁静与惬意中得到释怀。因为昨天的那点荣辱得失，本就不是多大点事儿，别人也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自己又何苦放之不弃，同那个巴金《家》里的觉新一样，总背着昨天追赶明天而累坏当下呢？我们完全可以在日复一日的饮茶及其对话中，去修炼自己的内心，回归自己的本心，清零昨天的不悦，珍重当下的开心，去享受一个个全新的日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这是让人如沐春风的高雅与闲适。

茶的人生莫错过，茶的世界多停留。做个平和、高雅、闲适的茶人，做个真心喜欢上茶的人，做个与茶一生相守的人。

澜沧江畔的歌声

——浅析云南抗战诗人彭桂萼诗歌

何松

彭桂萼（1908—1952），字小圃，笔名震声、丁屹、长戈、号兵、彭鹏等，缅宁（今临沧市临翔区）马台乡大忙顶村人。彭桂萼幼年时在缅宁昔本新村小学读书，12岁入县城高小。1927年春，他徒步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省一中读书时，他爱好诗歌，写了不少新诗，得到楚图南和李生庄等教师的称赞。在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预科毕业后，他返回故乡，从事教育工作。这时期，他写了不少反映边疆生活的诗歌、小说、散文及论文，他积极向国内报刊投稿，广州的《救亡日报》《中国诗坛》、延安的《战地》、上海的《青年界》《大时代》、江西的《新诗源》、南京的《边事研究》、四川的《诗星》、昆明的《抗战周报》《战时刊》等报刊都刊发过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当时的云南诗坛和文化界都很有影响，被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选为理事，被广州中国诗坛社吸收为会员。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及大批的文化机构内迁，文化界、教育界诸多名家一时云集昆明，彭桂萼都慕名逐一登门拜访，并与他们交往甚密。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唤醒后方民众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作品，他还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彭桂萼坚持创作，在抗战期间出版了《震声》《澜沧江畔的歌声》《边塞的军笳》《怒山的风啸》《后方的岗卫》等5部诗集。

彭桂萼的抗战精神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还体现在行动上。1939年，他率领缅宁中学的上百名师生沿南汀河谷，步行到羊头岩、哨山等滇缅铁路工地，慰问筑路民工——滇缅铁路是为支援抗战而修建的连接云南到缅甸的铁路，其最艰难的西线路段就在临沧境内，彭桂萼创作了《走向哨山》《战时青年歌》《后方的岗位》等诗歌，并请人谱曲，到工地上演唱、朗诵，鼓舞士气。他在诗中写道：“我仿佛看见伟侃的血/像樱花一样鲜红/我仿佛看见滚弄江东/挥舞起如林的臂膀/为出国的路线/开凿着横断山峰……”

彭桂萼在抗战前即开始诗歌创作，如写于1933年的《假如我们的世界没有太阳》《家庭》等诗作，但那些诗是“在沉闷的气压下，零星逼迸出来的火花，而且完全是由个人的观点出发”。抗战爆发后，作者的思想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逐步从个人的“小我”转向了民族的“大我”，因而，他的创作思想、诗歌主题和创作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强调诗歌应该是“精神战斗的一种，最最尖锐的榴弹匕首。”“需要有集团的精神，雄健的气魄，烈火的热情，钢铁的韵律，具象的描述，通俗的形式。”他的创作实绩证明，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的。

彭桂萼的诗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是抗战时代的文学鼓手。从作品的题目《投进大时代铁流中去》《用血写满这篇伟大的史诗》《咬紧牙关吧》《加强抗战笔枪》《在后方》《送郎出征》《咆哮起来吧，故乡》《云南持久抗战的营盘》等入手，就可闻到抗战的硝烟，就可听到时代的回音。彭桂萼在《边塞的军笳》一诗中写道：“它的墨汁是大众的血汗/自卫的列枪是他的笔杆/它的句读是战士的头颅/锦绣的山河是它的纸张/它的旋律是长江黄河的呼啸/它的音调是机关枪和大炮。”诗人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我是一个号兵》的诗中写道：“我是一个号兵/大时代的军团派定我/踏稳云贵高原/守住天南的壮野山岗/站在铁军前列/为新中国战取明天”。

彭桂萼的诗立足临沧、立足云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他的诗，从题目上看就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如《澜沧江畔的歌声》《烟花开遍阿佤山》《秋到横断山头》《怒山的风啸》《怅望着高黎贡山》等，其诗歌意象也多取自身边的景物。臧克家曾指出：“从彭桂萼的笔下，我看到了一幅幅的边疆抗战图，我看到了一片片山川的风色。”抗战时期的云南，众多诗人、作家都集中在昆明，像彭桂萼这样长期生活在边疆，服务于家乡，书写家乡，并为边疆各族人民的觉醒写作的诗人并不多见。

彭桂萼的诗节奏明快、情绪饱满激昂。他把自己深厚的情感呈献给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表现的是激昂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他从先辈诗人那里汲取营养，他曾说：“革命诗人蒋光慈，格律诗人朱湘，突围诗人臧克家，朗诵诗人高兰都是我学习的对象。”事实上，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郭沫若。他在《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的论文中说：“郭沫若那种怒马奔驰，长江冲流的浩气，他那种反抗毒龙，痛剿恶魔的精神，不论过去、现在、未来都鼓荡着我的笔锋。”彭桂萼正是伴随着时代的鼓点，出现在抗战时期云南诗坛上的诗人。

他的诗口语化、平白自如、易于朗诵。他在《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中说：“对于诗歌的写作，也有我自己的信念。我觉得诗歌根本是口语的文学……要有正确的意识，强烈的感情，艺术的手法，通俗的形式，越能和音乐接近越好，越能和口语接近越好！”在《后卫的尾声》中，他表达过自己的诗观：“我执着一个信念，就是，诗歌必须要有响亮和谐的音乐性，具象鲜明的绘画性，生动曲折的戏剧性，而且，要经得住朗诵……”彭桂萼的诗，富于时代性和战斗性，在当时得到了郭沫若、穆木天、臧克家、雷石榆等名家的好评。

彭桂萼在创作上有追求，有成就，他的作品虽也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云南著名抗战诗人的存在。

文艺新观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ynwypl@126.com